



一场雨声

□沈龚帅



记得接连几天的晴朗天气,毫无征兆地在14日这天下了一场雨。风中夹着冰凉的雨丝,钟楼撑着比中世纪更低压的阴云,黝黯的魁伟依旧挺峭,只是隔雨看来,带了几分凄清。

2017年12月14日,诗人余光中在台湾高雄病逝。

听到这消息,我一愣,一股酸涩直涌心头,像是失去了很重要的什么。

大概三年前吧,一个极普通的下午,不过闲来无事,在书柜里乱翻,家中有一面大书柜,陈列了好多老书。我至今记得我翻开《余光中散文》第一篇时那种惊艳之感,捧着书呆呆地站在那里。

那时我还不懂得欣赏散文,而更喜欢有情节的小说,但在那一刻,我完全被散文迷住了。

如果说人生如戏,只是伸长了,在时间的长河里有一搭没一搭地演着,那么我们总需要几个场景来提醒自己,这儿是转折,这儿是高潮,这儿是结局。

对,就是这儿,关于写作这场戏,转折就是捧着我捧着那本书呆立的那一刻。

我到现在也不是很能接受有人能将语言运用到如此纯熟的地步,必须承认,余先生的文字很华美,但这种华美很特别,它不是为了“语不惊人死不休”而字斟句酌出来的,它给人一种一挥而就浑然天成之感,不做作极自然,像是一位大才子在自言自语,只不过给我们恰巧听到罢了。

我常在他书中邂逅一个惊为天人的句子,正当拍案叫绝之时,却猛然发现不过在这句话的下一行便又出现令人惊艳的句子,这种情况时常发生,只一页的篇幅,其中能击中你心的能达80%。从此余先生的文章便长期霸占我的摘抄作业本,再也下不来了。

我把这本散文集足足看了六七遍,有些文章甚至看了近20遍,每一次看都能有新的收获。

若把文章看作人,那么余先生的文章是人群中脱颖而出那一个,并且艳而不俗经久耐看。

譬如《丹佛城——新西域的阳关》,初看只觉得文字华美无比,对登山心理的体察细致入微,然而多读几遍后才读出先生在新大陆对旧大陆的思念,这种思念不同于《乡愁》中那般直白,而是深隐于字里行间,时隐时现,读来更为深情,这种思念大概就像先生笔下的落基山脉吧。

“落基诸峰起伏的山势,似真似幻地涌进窗来,在那样的距离下,雄浑的山势只呈现一色幽渺的轮廓,若隐若现若一弦琴音。”

而到了结尾,则更令人拍案叫绝。“我立在湖岸,把两臂伸到不可能的长度,就在那样空无的冰空下,一霎时,不知道究竟要拥抱天、拥抱湖、拥抱落日,还是要拥抱一些更遥远更空的什么,像中国。”

虽然有时候他的文采让我感到我离他很远,但他在我心中从来不是一个符号一个头衔,他于我是一个亦师亦友的存在。他是《石城之行》中含蓄内敛的东方人;他是《食花的怪客》中努力挣脱自己束缚的教授;他是《记忆像铁轨一样长》中的神往远方的少年;他是《高速的联想》中意气风发疾速行驶的青年;他也是《四个假想敌》中慈爱的父亲;他是《借钱的境界》中诙谐幽默的“债主”。

从《石城之行》到《作者·学者·译者》,余先生从青年变成了老人,我也得以纵览了其散文写作的历程,风格屡经蜕变,越来越成熟。我常常有一种余先生陪我一同成长之感。初读余光中后,再回看自己的文章,便自觉风格卑琐自囿得实在可悯,格局太小,而余先生之文则气势恢宏,大气典雅,翻看之中,越看越自卑,简直有种嫉妒他才华的感觉。有时也为大多数人只识他的诗却不曾拜读他的散文而惋惜,但转念一想,这样美的语句我也实不欲与他人分享。

然而,即使是已令我惊呆不已的散文,也并非余先生的最高成就,同时他还是一个翻译家,心有猛虎细嗅蔷薇;一个诗人,《寻李白》,洒入豪肠,七分酿成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

余先生游历世界,长期在欧美各国讲学,但他的目光一直望向那片大陆,他应是闽南人,然而先生神游古典,也因旧居南京,亦自命江南人。有人说余先生的乡愁不是台湾,也不是大陆,还有中国曾有的文化氛围,这话也许是对的,余先生的文章有南朝文人的气质,那么洒脱,那么宏大。

而今先生已逝,也许这样他也能与那些诗人相见了,回到魂牵梦绕的那时江南,挺好的。窗外的雨淅淅沥沥的一直下个不停。不知道今天高雄下雨了没有,只记得余先生曾说:“往事若有雨,就更令人追怀,我甚至有一点迷信,我死的日子该会下雨,一场雨声,将我接去。”

急急地翻到那页。然则泪光掩盖,只觉得模糊得不得了。

家族文化研究的立体图景

——读陈晓峰《明清通州范氏家族文学与文化研究》

□赵明远

九代诗人八代穷,郎君十代衍家风。懒牛尚逊蜗牛贵,三范凭开一范雄。这首诗是近代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先生1924年写给他挚友范当世儿子范罕的,范罕即诗中的“蜗牛”。张謇的诗不仅赞许了范罕,更推崇了南通一个延绵十数代,名家辈出的范氏诗文世家。

中国传统社会的家族文化因时代的不同,呈现着不同的历史特征。随着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和文化专制主义的加剧,世家大族从汉唐时代与政权结合的贵族门阀过渡到明清时代更为贴近乡土的文化家族。虽孟子有言“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但历史却证明着一个家族如能与政权、功名若即若离,渐行渐远,则更能保存延续其精神血脉,中华文化的生生不息内在动力也许就可以从家族文化的研究中发现端倪。

自明代以来,南通文风日盛,历代文人留下经卷翰墨无数,以诗书传世的名门望族有“司寇一门俱善诗”的陈氏家族,“十世衣冠数卷诗”的李氏家族等等,其中代有才俊、延绵至今的布衣世家——范氏家族则独领风骚。

范氏文化世家从晚明到当代延续了400余年13代,遗留下了丰厚的诗文著述,其声名早已超出了南通地域,而远播海内外,历来备受文坛关注和赞誉。然而对这一家族文化的学术性研究则起步比较晚,且不充分。本世纪以来,在范氏第13代、著名书画家范曾的推动下,有关范氏家族研究机构成立,出版了《南通范氏诗世家》等文献集,推进了研究的开展。这期间,南通大学文学院陈晓峰教授是这一轮学术研究的先驱,她主持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清文学视野中的通州范氏家族研究”,发表了数十篇学术论文,而她的新著《明清通州范氏家族文学与文化研究》可谓这一领域的扛鼎之作。这部著作分为上下两篇。上篇着眼于



幸福是“决斗”出来的

——读海狼长篇小说《征途》

□半岛

鹿的大学经商、走向社会后的公司经营造成毁灭性打击。做生意是一种生活,当老板是一种梦想,这应以排除风险获得利润为前提。在破解逃债、成功讨债的行动中,那鹿跟黑皮哥们的广场交手、对成果的保护性监视,与康星升的百人在上海对垒,剑拔弩张,显示了主人公拳术、搞强制、行威慑、攻心战的办事风格,每一个勇敢果断的行动背后都有智慧的支撑,一招点穴,出奇制胜。对更多背景资源有限的创业者来说,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因为在特殊时刻涉及大额资金时实在经不起一次失败。这也促使那鹿在讨债中的人物形象更加立体、富有个性,所表达的利益得失、人生成败、命运沉浮的关切,有相当的代表性。

小说还推出了范冰瑶、陈艺雪、华薇三位女性,构成那鹿感情世界的风景线。只有男人没有女人、只有英雄没有佳人的世界是不存在的、不完整的。作为大学恋人的象征,范冰瑶的纯真、善良,并未随着她不能忍受两地奋斗提出分手而消失,恰恰相反,这也是其以纯真、善良之心勾勒美好向往的一个体现。女企业家陈艺雪似在情人、朋友、妹妹、合作者之间扮演多重平衡的角色,似是某些精神的影子,进一步拓展了那鹿的感情生活的空间,推动了创业者的艰苦跋涉与心灵蜕变的故事情节,丰富了有关人物的成长历程和作品内容。作为婚姻的伴侣,职场白领华薇在那鹿的爱情攻势下,弃职育儿守家,由于丈夫无暇顾及家庭,数次引发婚姻危机。好在在事业上冲锋陷阵的男人,此时懂得退让、投降、认错,为家庭的维稳留下了周旋余地。后来华薇自主创业,与那鹿相得益彰,弥补了职场缺憾,也从一定程度上探寻了家庭创业的现实基础和发展前景。

法国作家左拉在阐述文学主张时认为,

烟雨一汀

□陶晓跃

了兰溪的山水,使人恍如进入那摇曳生姿的纯美艺术境界。

再读他的《苏溪亭》:“苏溪亭上草漫漫,谁倚东风十二阑?燕子不归春事晚,一汀烟雨杏花寒”。春草碧色,春水绿波;伊人倚阑,凝眸迎风。燕子不归,春事将晚;烟雨迷离,杏花含愁。由此,无情之景因而可见,无形之情因而可掬,情景圆融而无迹。

诗人的愁,当然隐含着对故土的思念,这是所有背井离乡游子,都难以解开的情结。

“松下茅亭五月凉,汀沙云树晚苍苍。行人无限秋风味,隔水青山似故乡。”这首《题稚川山水》的小诗,看似似像简笔的写意山水。诗的上联,写时值仲夏,天气转热,而苍松覆盖下的茅亭却依然凉意袭人;放眼亭外,江中的汀洲,与云齐平的树木,就像洗过一样,色调怡目。下联的“秋风味”用的是

实苦难的超越和升华。”

范氏家族早期范凤翼、范国禄父子的文坛声名、诗文交往四百年史志载录不绝,然而关于他们的丰厚著述及文学成就,尚未能真正纳入学术意义上的研究视野。特别是范国禄,其著作门类齐备,内容庞杂,涉及诸多领域,而曾刊刻行世者却多湮灭无存,稿本、抄本传世者多为海内孤存,沉晦多年,散佚各地。著者往来全国各大图书馆,对范氏父子现存著述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综合史志档案、别集家乘等材料,考辨源流、发微精义,从父子两人的著述版本、生平起落、诗文创作、结社交友、情怀操守等方面全方位进行了学术阐述,让读者能够从中深刻体味明末清初时代风云中的家族文学机变。

除此之外,读者通过此书不仅清晰地领略范氏诗文世家的文脉源流和呈现形态,还能得到关于南通传统社会生态和地域文化特征的认知和启发。关于这一方面,陈教授有着深入的思考,她指出:范氏成员不仅承载了具体多元的地域文化内涵,还以文学声望和榜样力量推动了通州艺文的繁荣,他们通过交结社友,诗文唱和,带来通州文人群体的崛起,“在极具审美的人文场域中,营造了浓厚的地域文化氛围,以对现实和自我的表达,广袤朴素的乡土具有了审美的意义”“通州一方水土作为社集现场与背景之,更成为精神渊藪和文学资源,生成了独具特色的江海人文景观,演变为通州的文学记忆和文化坐标”,范氏家族不仅艺文传世,同时还投身到通州文学文献的辑录和保存之中,为地域文化传承作出了特殊贡献。

因此,此书提供给学术界和读者群的资讯是多方面的。它不仅为研究传统士林文学提供了家族视角,更描绘出家学源流与地域文化的多元立体的文学图景。相信陈晓峰教授今后的研究一定会为明清文学及南通文化贡献更多的学术成果。

一件艺术作品乃是通过艺术家的眼睛移植过来的现实,这种移植应当建立在理智和事实上,尤其应当来自一种强大的创造气质。海狼的《征途》在创作上超脱陈规,采用了当代小说与大散文、舞台剧、哲理诗等手法相混合的创作路径,在叙述中议论,在议论中抒情,对主要人物的刻画建立在真实、自然的基础上,辅之以一定程度的灵魂折射和社会反思。作品写一个人、一群人的创业史,也写大时代的编年史、变迁史;写精英商人、实业家,也写小微企业主;写各行各业的商人,也写社会各阶层人士;写男商人、女商人,也写工商联(总商会)所属的商会、商人群体;写商人正能量,也揭批伪企业家;写正道、正气的商界领袖,也写商人、商会中的龌龊之徒和害群之马。书中出场的三十多人,有的着墨不多、表现很少,却都符合其独立的身份,栩栩如生,为作品情节的层层递进起到了各自作用。

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说:“盯着过去你会瞎掉一只眼,忘掉历史你会双目失明。”商海茫茫若激浪,征途漫漫如疾风。海狼创作《征途》的意义,在于通过描述那鹿等人的奋斗道路,用文学手法展现了中国大地上改革开放以来的创业实践、进取精神、财富积累、资本效应和价值判断,作品写人写情写故事,写商人利益,写商势所向,写商机所在,写商责商义,写商佛商向。合作与撕裂,狂飙与毁灭,相逢与告别,迷惘与奋斗,构成了一个立体的生命大厦,自由奔放,又隐含着巨大的危险性、不确定性。但是,作品的基调是坚韧不拔、达观向上的,犹如海明威《老人与海》塑造的硬汉性格,海狼把中国式“硬汉性格”在本书中进行了成功的启示,为我国当代改革文学、创业文学贡献了一个奋斗中“决斗士”的艺术典型。

新书架



《倾盖如故》
王维江 吕蔚 上海人民出版社

清代中后期,大量外国人进入中国,留下了大量的文字记录。本书据这些记录选编翻译而成,对上海城市建设的变迁、城市生活(包括上海市民和外国侨民)的面貌、国际贸易的状况、上海官员的面相和思想、市民生活百态、中外交往情形、在沪外侨的工作和生活状况都在其中生动翔实的记录。



《抱残守缺：中国八破画》
[美]白铃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世纪中期,八破画在中国发展起来。这类作品虽画面破损或略带焦痕,却以格外具象的手法,逼真呈现出书法、拓片、绘画及善本书页等文化遗存。无论是虫蛀的书迹、破损的页、烧焦的画作,还是如广告、票据和盖邮戳的信封之类的短时效物品,都可以在这类画作上被随机地、像碎片一样自由拼合。



《学随世转》
虞云国 上海人民出版社

二十世纪,中国史家致力于新旧范式的碰撞与转型,同时,史家的学术与夙命也随国运颠簸跌宕。本书以著名史学家为典型个案,再现了他们在时世剧变下的人生轨迹与学术生涯及其历史观与方法论,既多方勾勒出中国百年史学的辉煌业绩与曲折走向,也真实还原了这些史学大家的命运遭际与心路历程。



《中世纪》
李筠 岳麓书社

中世纪是理解古今之变和中西之别最好的思想试炼场。维京人、骑士、女巫、炼金术、黑死病迎面袭来,李筠用这些典型也有趣的中世纪话题建立起中世纪的初步印象。而后,用帝国、教会、王国、大学、城市五个专题展览,展示了中世纪诸多脉络的独特演化,揭示了现代世界从中世纪脱胎而来的历史逻辑。

传说,叛军作乱时,他便带着家人避乱于鄱阳。关门扫院,饮酒赋诗,躲开尘世的喧嚣,便也无风雨也无晴了。